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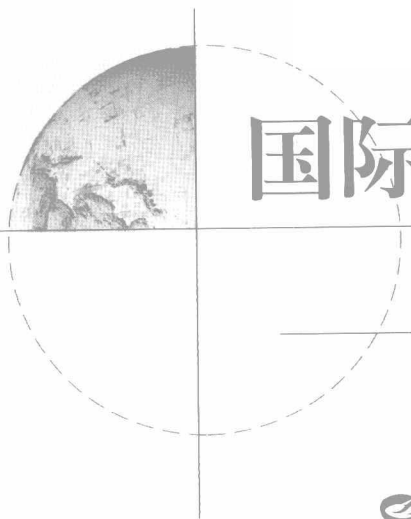
GUOJI BAOGAO WENXUE
DE YUANQI YU FAZHAN



尹均生 著

国际报告文学 的源起与发展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际报告文学 的源起与发展

尹均生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武汉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报告文学的源起与发展/尹均生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5622-4078-5

I. 国… II. 尹… III. 报告文学—文学研究—世界 IV. I1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2324 号

国际报告文学的源起与发展

© 尹均生 著

责任编辑:赵 宏

责任校对:方汉交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文字编辑室

电话:027-67863220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707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apress.com>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章光琼

字数:520 千字

开本:710mm×1000mm 1/16

插页:2

印张:29.75

版次: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定价:59.5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序

林 非

一、引 言

尹均生教授对于国际报告文学的研究确实在这个充满巨大生命力和发挥广泛社会效应的领域中具有全面而深入的建树。他既善于从宏观的视角,对国际报告文学进行科学的界说和基本框架的描述,对于它历史发展的复杂线索作出清晰的勾勒;还善于从微观的视角,对这方面许多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和作品,作出相当精辟的思想和艺术分析;然后又在这个牢固和坚实的基础上,进一步科学地预测它未来发展的前景,从而对国际报告文学向前迈进的趋势,得出了令人信服的阐述。

我在认真地阅读过尹均生的理论专著《国际报告文学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之后,很高兴地获得了上述印象和结论,深感他无论在宏观俯视或微观辨析这两方面,对于国际报告文学此种文体的把握,都已经达到了十分纯熟的程度,因而就很明显地推进和提高了这个研究领域的学术水平。我自己于十余年前撰写《中国现代散文史稿》时,对于“五四”以来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趋势多少也曾作出了粗略探讨,还思考过国际报告文学的发展背景,企图进一步细致地探讨这个课题,却由于始终忙碌于手头的各项杂事,无法去搜集与研究有关资料,因而无法更为深入地开掘下去。

如果尹均生教授这本水平很高的学术论著,能够提早于十余年前就付梓的话,一定会使我从中受到极大的启迪,从而就可以继续在这个领域中深入地跋涉下去。可惜的是,在我许久以来早已停下这个研究领域的工作之后,才出现了《国际报告文学研究》这本令人瞩目的学术论著,因此我已经无法再凭借这个可喜的成果,在报告文学这个研究领域中作出进一步的努力了。

然而在仔细地阅读了这本学术论著之后,依旧使我的内心充满了喜悦。因为自己尽管未曾更好地向这个研究领域的高山继续攀登,却看到了同行的挚友攀登到比自己高得多的地方,取得了比自己大得多的优异成绩。科

学研究的高度成就往往得依靠许多学者的智慧与努力,才有可能取得持续不断的发展。我觉得尹均生教授所取得的成绩,确实是在这种集体的力量中,显示了自己明显的作用。

二、科学的界说和框架的构想

报告文学是怎样产生和形成的呢?

尹均生作出了这样明确和科学的回答:“报告文学不是古代早就产生了的,而是近代社会生活的产物。”(《报告文学——新型的独立的文学样式》)针对有的作家和学者认为报告文学是“古已有之”的说法,他主张紧紧抓住这种文体产生的时代与社会原因进行研究,认为“报告文学只能是近代社会走向工业化、商业化的产物”,因为“一方面,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为新闻事业的产生准备了全部物质条件,供社会传播的报纸应运而生。另一方面,工业化社会比以往时代的社会规模扩大,世界各地的重大变动都和大多数人的利益息息相关,社会每时每刻产生大量新闻,人们又追逐和传播着新闻。当简短的新闻满足不了人们对外界更多的了解时,就需要一种比一般新闻更充分的荷载工具,通讯和文艺性的翔实报道就产生出来了”(《论报告文学产生及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从时代与社会的原因认识报告文学的兴起,这样就必然会得出科学的结论。

正像尹均生所确认的那样,报告文学最初萌生和蓬勃发展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加剧的时期,而正好是在这前后,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向整个世界进行扩张和侵略的缘故,这样就肯定要形成思想文化的接触冲撞以及相互融合。正是在这种复杂和广阔的思想文化背景面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世界的报告文学,也获得了萌生和发展。由于是从根本性的时代和社会原因出发,宏观性地俯视了报告文学发展历程的整个趋势,《国际报告文学研究》就很自然地展示出中国和西方国家报告文学之间的紧密关系,纳入到一个系列中间去进行考察和研究,以便更好地揭示报告文学这种文体的内在规律,从而也就能够对国际报告文学这种文学样式作出顺理成章的科学界说。这无疑是尹均生在此领域中作出的卓越贡献。

尹均生教授从根本上把握了国际报告文学此种文体的规律与个性特征,对它进行研究的整体框架自然也就很容易被确定了。从《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中所反复展示的有关方面看来,对于它的理论认知和估价,对于它历史发展状况的显示,对于它分析现状的个案与整体研究,对于它未来发展前景的预测与把握这几个部分,尹均生所勾勒和建立的国际报告文学研究之整体蓝图,确实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打下了牢固和坚实的基础。

三、历史发展线索的勾勒

对于国际报告文学的历史发展线索,也曾有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进行过初步的勾勒,然而尹均生《国际报告文学研究》对此的进一步阐述,却明显地是更为清晰和详尽了。正像上面所论证的那样,由于抓住了它得以产生和壮大的时代与社会之根本原因,这样就从掌握整个历史画面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切实与丰满地把握了国际报告文学的历史发展线索。

《论报告文学的产生及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所罗列的拉吉舍夫《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海涅《旅行杂记》、恩格斯《乌培河谷来信》、狄更斯《美国杂记》、杰克·伦敦《深渊中的人们》等等,就像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面那样,让读者十分生动和真切地看到并理解了国际报告文学的发展史。

对于国际报告文学发展历史的研究,尹均生除概括地阐述这方面的线索之外,还重点地剖析了几部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像对于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河上》,既分析了它所反映的社会内涵,又分析了它在艺术上“以系列社会画面组合成社会全景扫描”这些重要的特点。这样就为认识报告文学文体的基本特征提供了生动和确切的例证。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法兰西内战》,尹均生从政论体报告文学这个崭新的视角,详尽地阐述了马克思作为历史肖像画巨匠的杰出才能和善于将宏大场景与特写“镜头”交错组合的史诗气魄,并且指出《法兰西内战》在全部描述中总是浸透着气势磅礴的感情色彩,以及雄辩、辛辣与悲壮激越的政论风格。像他从此种视角所作出的论述就十分自然地将这部经典著作置于国际报告文学史的重要地位。

尹均生对于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的论述以及紧接着对于基希《列宁同志问候你》和高尔基《列宁》的论述,无疑就是在告诉读者,他已经将国际报告文学研究的历史线索,引向社会主义文学的新阶段。至于对斯诺的不少论述,又将国际报告文学的发展线索,十分自然地引向中国这块广袤的土地。这样就从历史阶段的演进,以及地域面积的扩展,生动和形象地显示了国际报告文学正向一个崭新历史时期发展的线索。

对于中国的作家和学者来说,在研究整个国际报告文学领域的时候,无疑应该充分注意自“五四”直至当前蓬勃成长的中国报告文学创作历史。尹均生在这方面是做了大量工作的。譬如说他的《鲁迅对外国报告文学的介绍》,就简略地勾勒了鲁迅对国际报告文学创作所进行的介绍工作。虽然并未充分地展开阐述,却开拓了一个被许多鲁迅研究者所忽略的课题。这是一项填补空白的工作,也是一项很有趣味和意义的工作。

对于瞿秋白和周恩来报告文学创作的剖析,以及从陆定一《五卅节的上海》、夏衍《包身工》,直到解放区的报告文学创作和“文革”结束之后的新时期以来,对于徐迟、黄钢等著名作家报告文学创作历史综合的勾勒,确实都为国际报告文学这部宏大的历史,提供了清晰和简略的续篇。

四、思想和艺术的精辟分析

我在上面讲到了尹均生分别从宏观和微观这两种视角所进行的研究工作,这样就相当完满地保证了自己在微观分析时所具有的宏观把握,以及在宏观俯视时所具有的微观研究。像这样从两个方面得出的结晶与升华,对于不少个案的论证来说,肯定就会使他更有可能发表精辟的见解。

像他对于《密西西比河上》的分析,从思想涵义这个方面来说,既显示了对于劳动的赞美和憧憬,对于工人阶级团结和斗争的称颂,又洞察了在资本主义社会文明与繁荣背后的腐朽和堕落。这正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进行宏观俯视所得出的科学结论。而从艺术分析这个方面来说,又由于是把握了报告文学基本特征的理论见解,才会着重注意它不同于小说文体的浓郁抒情笔调和“以系列社会画面组合成社会全景扫描”。这种艺术手法,表现出他紧紧抓住对报告文学来说更具有核心意义的某些艺术特征。

尹均生对于每一个案所进行的思想与艺术分析,几乎都是这样抓住“激情和远见相结合”,“追求新闻直观性的最佳效果”,“历史性事件和人物紧密结合起来”,“非连续的情节、多角度的描绘”(《约翰·里德及其〈震撼世界的十天〉》);“准确地捕捉住生动的细节,逼真地描绘人物的形象,深刻地体现人物内在的精神气质”,“用夹叙夹议的笔法,把热烈的赞美、诚挚的抒情和尖锐泼辣的政论交汇成一曲雄浑的交响乐章”(《读高尔基的〈列宁〉》)。

在论证斯诺报告文学的艺术成就时,尹均生也同样注意到报告文学作为新闻艺术笔法的“采访现场的真实感”(《杰出的新闻记者斯诺和报告文学〈西行漫记〉》);而在分析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时,也同样注意到它“既有历史文献的性质,又有个人悲喜哀乐的文学色彩”(《论纪实文学〈伟大的道路〉》)。

正因为在微观性的细致分析背后,渗透着宏观性的理论见解,所以就时刻都能够自觉地把握报告文学这种文体的独特个性和内在规律。从这样的视角进行个案分析时,肯定就能够达到洞察其实质的程度,敏锐地看出它高度的思想与艺术成就,作出十分精辟的分析来。

五、善于预测和把握未来的前景

对于报告文学这种文体,尹均生确实是理解得相当精确的。他严格地区分开报告文学与小说这两种文体的根本差异,科学地界说报告文学的不同于小说之处,认为它的对象是真人真事,如果像小说那样进行虚构,就会产生严重失实的不良社会效应,所以始终坚持报告文学严格的真实性原则,坚决反对出于任何借口的虚构和“典型化”。正是因为坚持了报告文学文体的这一根本之点,就使得尹均生的研究工作具有极强的科学性。

然而这只是指尹均生掌握报告文学的历史与现状此点而言的。他运用这种观点分析和阐述报告文学的历史与现状时,固然得出了相当科学的结论,不过更令人注意的是他又并不局限于静静地躺在这一点上,而是敏锐地看到这种坚持严格真实性的报告文学创作中间,出现了一种另辟蹊径的文学品种,它正在悄悄萌生,茁壮成长。

这就是他从外国报告文学创作中涌现出来的“新新闻主义”潮流中,发现了遵守严格真实性的报告文学固然还会有自己发展的前景,然而由于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正促使广大读者增加着参与的意识,使他们更为关心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还由于知识水准和社会责任感的大大提高,他们比自己的前辈更为深切地理解尖锐复杂的社会问题和自己能否很好生存有着切身的关系,因而使得更多读者都愈来愈喜欢看纪实的作品,却对虚构的小说明显地减少了阅读的兴趣。不过报告文学严格地不允许虚构的这种独特个性,又限制了自己无法实现更广阔地表达社会生活画面的任务,所以得出了报告文学必须向纪实文学(也称纪实小说)演变的见解。我认为这是既看到了报告文学依旧有可能发挥自己的社会效应,又看到了它必须发展和衍变的前景。这无疑是一种对创作实践有指导意义的科学性预见。

从国际报告文学的发展趋势看来,确实是已经衍生出一种吸收某些小说写作特点的纪实文学作品。它的标准是并不进行创作方法意义上的全方位虚构,却又冲破了目前报告文学创作中时间、场景和人物姓名的严格的真实性。为了更尖锐和广泛地突出某些引人注目的社会生活,个别的时间、场景和人物,可以叠合、强调或省略。这样就能够使广大读者产生更多的联想,引起更深的思索。因此这无疑是一种更具有震撼心灵力量的文学样式。我深信尹均生这种立足于坚固事实基础上的科学预见,对于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这两者的更好发展,肯定会产生推动的力量,使其做到相得益彰,互相促进。马克思说:“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成为一种物质的力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我多么希望看到中国的报告文学作家能够写出这两

种各有自己特点的文学创作来。

总之,在读完了尹均生的《国际报告文学研究》论著之后,我的收获是很大的,感想也分外的多,在这儿先表述上面的这些意见,以供报告文学作家、研究家和广大爱好者参考与匡正。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中国散文学会会长、文学评论家。本文是作者写的评论,承蒙作者同意,特作为本书序言)

绪 论

—

国际报告文学兴起于 19 世纪末的工业化社会,在 20 世纪有了蓬勃的发展。由报告文学衍生的新新闻主义(New Journalism)文学潮流,在现实主义文学的辉煌之后,现代主义文学初潮之际,也悄然而起。报告文学自诞生之始,就以关注人类命运的目光,紧紧追踪时代的步履,报道了世界各地所有的重大变革和历史性事件。它以自己不断丰裕的艺术活力和一批批经典作品,与 20 世纪最为繁荣的小说、电影等文学艺术形式并驾齐驱,独帜于国际文坛,吸引着世界广大的读者。它所创造的文学成就和经验,使 20 世纪的文学理论研究者开始重视。文艺理论家们正在从各种角度为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新新闻主义在世纪文学的景观中寻求定位。

1979 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班德等人在《文学中的现代主义》一书的序言中,将现实主义文学划分为社会现实主义和心理现实主义两大派别。他们认为:“如果我们视新新闻主义为现实主义的一种形式,我们将看到它的目的比其客观的前辈更诚实——它揭露任何企图用艺术再现生活时出现的破绽。”德国的文艺学家也认为:纪实文学是力图突破传统文学的框框的激进尝试,它要求比虚构文学更接近现实,因此也就更真实。被认为是美国新新闻主义代表人物的诺曼·梅勒说:“(美国社会现实主义)是一种文学,它正被一种特殊的美国社会现象所纠缠,即艺术家缺少能力去记录和反映快速变化着的社会。……一切事情好像都在以比过去高十倍的速度在美国变化着。这种状况给文学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于是,美国文学在 20 世纪出现了由虚构向纪实的大转移。60 年代以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非虚构小说的写作占文学作品出版总量的三分之二。

早在 20 世纪初,俄国大作家高尔基就指出:“(报告文学)无疑将成为最精彩的,无愧于我们这个举世无双的时代的文献记录。”1944 年,法国作家萨特也说:“报告文学是文学的形式之一,并且不久将成为文学最重要的形式。”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证明,这些文学大师的论断并不是过眼烟云。20 世

纪的报告文学正是那个时代的历史“书记官”，是辉映 20 世纪风云大震荡的叙事和抒情相结合的壮丽史诗。

二

让我们回到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接轨时期，我们会看到，那是一个阶级冲突加剧，社会动荡多变的时期，人们经历着比稳固的封建秩序更多的痛苦和复杂变化，一个新的阶级——无产阶级同旧世界进行着坚韧较量。巴黎公社的失败和十月革命的成功，向人们展示这个阶级能够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纪。紧接着的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显示了全人类正义力量的集合，战胜了人类公敌——法西斯邪恶势力。这些都显示出 20 世纪文明的曙光和力量。虽然世纪初社会主义兴起，而世纪末社会主义走入低谷，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追求这一理想社会的失败，它已经在反思和实践中恢复生机。但我们回首 20 世纪，令人惊讶的是，近百年伟大而曲折的历史进程，悲壮、奋勇、惨烈、辉煌的社会巨变，在 20 世纪的传统文学（如长篇小说）中，竟没有得到具体和深刻的反映。没有《红楼梦》那样对没落阶级的悲歌与挽唱；没有托尔斯泰式预示社会变革的“革命的镜子”；没有巴尔扎克的记录社会大转型的“人间喜剧”；也没有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冲击封建藩篱那样的赞歌。与之相反，在 19 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对资产阶级革命表现出很大的热情，有多部长篇小说成为反映资产阶级革命的史诗式作品：比如司汤达的《红与黑》（1830 年）塑造了反对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英雄于连；狄更斯的《双城记》（1859 年）反映了 1793 年法国大革命前后的阶级斗争；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尼列娜》（1875 年）描绘了追求个性解放、维护人性尊严的女性对封建桎梏的蔑视与反抗勇气；雨果的《93 年》（1873 年）刻画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人们不禁对此产生疑惑，两个世纪的文学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

这当然令人深思。究竟是因为现实生活变化太迅猛，还是因为现实主义小说家没有进入社会风暴的中心，抑或是创作虚构的鸿篇巨制需要时空的沉淀呢？总之，人们没有读到反映无产阶级如何觉醒，描绘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和中国红军长征这些宏大历史事件的深刻的长篇小说或长诗。然而，正是这现实骤变的 19 世纪、20 世纪之交，却有一些深入社会风暴中心的记者和有着记者经历的作家，及时捕捉住百年来每一个巨大事变，写出了一些不朽的报告文学作品。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河上》（1863 年）较早地反映了美国原始积累时期的社会状况和工人初期的斗争；利沙加勒的《一八七一年公社史》（1876 年）及时讴歌了法国巴黎公社起义的英勇壮举；杰

克·伦敦的《深渊中的人们》(1903年)描绘了英国资本家压榨下工人生活的惨状;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1919年)成为俄国十月革命最权威公正的记录。此后,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1937年)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早期的史诗;杰克·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1949年)汇集了中国解放战争前后的巨变;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1956年)记录了一个中国伟大革命者的全部历程;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1985年),作为《西行漫记》的续篇,从对长征过来人的采访,再现了红军长征——人类军事史上的奇绩和鲜为人知的内情。在20世纪,还出现了一批写出优秀报告文学的杰出记者,如捷克的基希成为世纪初叶动荡不安的欧亚大陆的目击者和报道者;苏联的爱伦堡是苏联卫国战争的全景“画家”;美国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写共产主义运动著称。此后,意大利的法拉契以采访20世纪全球风云要人而闻名;德国的君特·瓦尔拉夫是资本主义后工业化的无情揭露者;美国的诺曼·梅勒成为20世纪本国社会动荡和人民反战的独特记录者。

上述职业新闻记者或有着记者经历的现实主义作家,以视野开阔的巨笔,具体地展现了20世纪云谲波诡的历史画面,描绘了近一个世纪的烽火硝烟,讴歌了历史潮头伟岸、悲壮的英雄群像,显示了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他们的报告文学作品已成为当代的史诗,是19世纪~20世纪世界文学长廊浓墨重彩的华章。毫不夸张地说,它填补了传统的长篇小说留下的艺术空白。对此种文学现象,我们应作怎样的解释呢?

一种可信的解释是:进入20世纪之初,西方的现实主义文学已从黄金时代进入银色时代,虚构形式的现实主义文学已经越过了它的顶峰,新兴的现代主义文学又远离社会现实。正如梅林所说,“现代主义源出于资产阶级”,“非艺术的倾向不想对无产阶级固有和源出的生活有任何了解”;而“无产阶级面对这种艺术保持一种泰然自若的冷淡,这不是因为它不能够理解这种艺术神圣的秘密,而是这种艺术永远够不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历史高度”。资本主义哺育的文学不会满腔热情地对待无产阶级及其解放事业,受着一定阶级局限的作家也难于理解一个新生阶级对旧世界的残酷斗争。所以有某种进步意识倾向的作家(如马克·吐温、杰克·伦敦、埃德加·斯诺等)和无产阶级自己的作家,就顺应时代潮流,以同情的或自觉的目光,关注着无产阶级的命运,以自己的切身感受的心声来写作报告文学。报告文学就此产生并兴盛起来。现代主义文学越是远离地上的现实,记录人类命运和重大事件的报告文学就越是赢得大众读者。所以,在《震撼世界的十天》和《西行漫记》这样成熟的报告文学之后,这种长篇报告文学体裁便在全球兴盛和流播开来。《震撼世界的十天》被美国学界评为“20世纪伟大的

国际报告文学的源起与发展

100 部作品”之一。

那么,19 世纪~20 世纪的优秀报告文学算得上“伟大的作品”吗?我们不妨读一读《大英百科全书》主编丁纳·杰·阿德下面的一段话:“伟大的作品是最广泛流传的作品。伟大的作品是通俗易懂而不是学究气很重的作品。伟大的作品是永远不会过时的作品。伟大的作品是最耐人阅读的作品。伟大的作品是表现人类生活中没解决问题的作品。”上述优秀报告文学恰恰符合这些标准。因此,我们也就没有理由否认这些报告文学杰作是当之无愧的伟大作品了。正是这位阿德先生启发着我们对文学观念的变革性思维。在一个风云变幻、急速发展的时代,在社会信息需要大流通的时代,人们已不再苦苦追求不朽的文学,不会再追求所谓极致的文学境界。文学的大众性、现实性、流通性、干预性、通俗性、历史性之综合正在日益显现。凡是真诚反映时代,并将对现实的理智思考和艺术观照相结合的作品,就是人们需要的文学。如果这样的作品在历史坐标上,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有巨大价值,它就应该伟大的作品。我国文学巨匠茅盾在 30 年代就指出:“伟大的作品也可以是报告文学的杰作,正如伟大的作品中可以有小说、诗歌、戏剧一样,也有报告文学。”

三

中国的报告文学于 19 世纪末萌芽,在 20 世纪初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产生,经历一个世纪的蓬勃发展,现在中国已是世界上报告文学繁荣的泱泱大国。

19 世纪末,世界迈入工业社会,欧美、日本列强虎视眈眈妄图分割中国。当时积弱积贫的中国人凭着勇于探索的天性,首先在一批知识分子中出现了睁眼看世界的先驱。如 1870 年 1 月,“兵部候补员外郎”张德彝作为清朝派往法国的专使崇厚的译员第四次到法国,恰逢巴黎公社起义,在他所著《三述奇》(后改名《随使法国记》)中,以《凡尔赛记事》、《燹后巴黎记》为题,记下了他目击的巴黎公社战士英勇战斗的景况,为中国人留下了较为客观的真实史料。1876 年,李圭作为中国工商界代表,到费城参加美国建国 100 周年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写下了《环游地球新录》,介绍了美国的大机器工业及繁荣的商业,提出了“取长补短,原不以彼此自域”的开放思想。中日甲午之战以前,日本的明治维新,吸引了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和洋务官员前往考察,其中何如瑋写了《使东述略》(1877 年),李筱圃写了《日本记游》(1880 年),傅云龙写了《游历日本图经·余记》(1887 年),黄庆澄写了《东游日记》(1893 年)。这些著述反映了日本从封建走向近代化的过程,客观上

表达了中国人民对“社会需要变革”的渐进认识。19世纪末,戊戌政变失败后,康有为被逐海外,在欧洲考察五年,1905年写出《欧洲十一国游记》。梁启超东渡日本,1898年写下了《戊戌政变记》,详述了政变的起因和失败,记述了戊戌烈士的英勇事迹。1903年秋,他又赴美写下了《新大陆游记》,记叙了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变动的种种事实,记叙、描述中间以评论,创造了报告文学的雏形。所以,后来郑振铎称赞梁启超“在新闻界上也创造了不少的模式”(《梁任公先生传》)。以上作者,虽然只有梁启超算得是新闻记者之笔,但他们实为中国人之跨国写作者,目击之、记述之,应视为中国现代报告文学的萌芽之作。

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东方大国的长期封建帝制,开启了中国旧民主主义的新纪元。辛亥革命党人居正,以其亲身经历,于当年写下了辛亥革命前后史实的《辛亥札记》,翔实地介绍了辛亥风云“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被誉为“开国信史”(熊十力语),1928年在《江南晚报》连载(1944年出版单行本)。作者记大事、细节及趣闻均真实生动,堪称报告文学早期之作。

随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在现代小说、新诗、小品文之后,报告文学应运而生。在五四运动爆发一周内,亿万就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一周中北京公民之大活动》(1919年5月11日);1920年,《劳动音》第一期刊发了无名氏的《唐山煤矿葬送工人大惨剧》,内容提要尖锐指出:资本家只知要煤,不顾工人死活;矿局年利八倍于成本,工人一命只值六十元。1921年,周恩来以天津《益世报》记者身份前往法国,自3月22日起,在该报连载《旅欧通信》,既介绍了法国政治变动、经济危机,又报道了中国留法学生在巴黎求生存的悲壮斗争。1922年,瞿秋白以上海《申报》记者名义赴苏联考察,写下了《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长篇通讯,报道了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国家生机勃勃的景象,反映了苏联社会改革、工农状况和新的人文景观。由此,以新闻报纸为阵地,以记者的目击纪实为特征,以工人阶级命运和社会变革为主题,突破了简单的消息写作范式的中国现代报告文学正式登上文坛。

“五四”以后,中国经历了北伐战争、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的抗美援朝、经济建设直至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也包括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失误。百年来中国人民一直处于风雷震荡之中,争取民族独立、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一直是中国人民斗争的主旋律。如此丰富的客观现实,成为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家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涌现出一代又一代的优秀报告文学家,奉献了一批批成功的报告文学作品。老一代报告文学家如范长江、邹韬奋、周立波、沙汀、何其芳、赵超构、刘白羽、周而复、丘东平、穆青、碧野、巴金、郭小

川、丁玲、魏巍、魏钢焰、黄钢、徐迟、华山、李蕤、刘宾雁、柯岩、黄宗英等写出了灿若繁星的力作，记载了中国人民大半个世纪的光辉历程。进入新时期后，一批批报告文学新秀杨匡满、郭宝臣、张书绅、陈祖芬、李延国、贾宏图、肖复兴、鲁光、胡思升、徐刚、胡平、张胜友、麦天枢、苏晓康、赵瑜、钱钢、宏甲、何建明、郭保林、李鸣生、黄国柱、黄传会、卢跃刚、焦祖尧、杨兆兴、一合、梅洁、陈桂棣等以热切关注现实、满腔热情讴歌、愤怒鞭笞丑恶、深沉忧虑未来的大笔，谱写了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神州大地巨变的壮歌，展现了共和国二度春天的色彩斑斓图画，述说了人民面临的暂时困境，也暴露了阳光下的局部丑陋。它是新时期形象的社会百科全书。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报告文学是与时俱进的有强势生命力的文学。它的丰富作品已成为国际报告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回顾 20 世纪中外报告文学历史和发展时，我们决不应忽略这一方熔铸着血与火交织、光明与黑暗搏斗的文学热土。

四

20 世纪是人类文明史上迄今最辉煌的世纪。世界上出现了劳动者为主人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世界人民合力战胜了邪恶的法西斯主义，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同时，处于当今之世的人类认识到生态恶化是面临的共同危害，社会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和人民利弊参半。新殖民主义、战争、贫穷、恐怖主义和自然灾害威胁着人类的文明进程。生存和发展，死亡和危机，是 20 世纪文学所依附的主题，更是报告文学直接关注的重大主题。20 世纪报告文学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它的内容是悲壮、神圣而又光辉四射的，它的文学形式是独特而丰富多样的，它理所当然的是 20 世纪文学史的组成部分，决不是某些文学理论家可以蔑视的“非文学”、“亚文学”，也不是有阶级偏见的文艺家斥责的“政治文学”。它同样是人类文学、文化学的宝贵遗产。

报告文学不仅是 20 世纪色彩斑斓的历史导航图，还是当代世界文学园地有着独特艺术个性的一座花圃。同其他文学形式相比，它并不艳丽，没有华姿、温柔与雅趣，却有着严峻的美、理性的美、庄重的美、悲剧的美、呐喊的美、刚正的美；它没有小桥流水、浅斟低唱的温馨，却有着沧海横流的沉雄澎湃和直面现实人生的激情。正如巴尔扎克所说：“根据事实，根据观察，根据亲眼看到的生活中的图画，根据从生活中得出来的结论写出来的书，却享有永恒的光荣。”20 世纪报告文学是大河岸上船夫的号子，声声震人心弦，使人类在搏击中产生信心，在暗夜中看到光明。它让人民记着这个经历了屈

辱、战斗、奋起、跌宕、曲曲折折的令人难忘的世纪。它的许多作品成为 20 世纪各民族的心灵史,是 20 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主流之一。

在人文科学中,历史记载着社会发展的轨迹,新闻要迅速反映当下的社会信息,文学则要写出人自身演绎的文明与丑恶。20 世纪的报告文学正是历史、新闻和文学的综合体,是一种突破了小说、新闻和论文边界的“跨界文体”。俄国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早就指出,艺术的边界不是地图上国家的边界,丝毫不能逾越。他说:“有人把艺术看做精神上的国家,把它同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东西清楚地隔离开来。……至少我们不能够用手指像在地图上指点国家一样把它们指点出来。艺术愈接近它的某一界线,就愈会渐次地消失它的一些本质,而获得界线那边的东西的本质,因此,代替界线,却出现了一片融合双方面的本质。”正是这种跨边界的文体,将成为后人认识今天鲜活历史的重要资源。美国学者霍洛韦尔说:“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从……大多数非虚构文学作品的设想中,发现这些年头是奇特的,甚至可能是人类意识的基本分水岭的一部分。”当然,报告作品和它们的研究者们都带有各自的意识形态色彩,但不可否认的是,20 世纪国际报告文学大师共同将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新闻学和艺术学进行了全方位的融合。他们的作品,无论从社会学、历史学、新闻学、民俗学、文艺学的角度切入研究,都会有惊人的发现。因此,我们认为,回顾 20 世纪报告文学、各种纪实文学的历程,还应从人、历史、社会 and 文学关系的角度进行立体式研究。既要从全球历史发展探寻文学反映时代风云的轨迹,也要从跨越民族和超越意识形态的角度去研究报告文学者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去领略这些社会探险家们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光明而付出的代价,以及他们创造出的那些文学成果的价值。这正是我们研究报告文学的特殊意义,也是一种“大文学”的研究。尤其是在当前商品经济条件下,金钱享乐蒙罩着一些艺术家的双眼,低下平庸的流行文化在引导人们的迷醉心态,不少文学作品与社会现实产生着某种背离。面临这一文学态势,目光锐利的文学理论学者不应忽视始终关怀社会进步、世界危机和人类文明流向的报告文学,而应加强对它的人文和艺术价值的综合性深入研究,使国际报告文学在新世纪蓬勃发展。

站在 21 世纪航轮的桅杆上,回望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的人类航程,谁也不能否认,那是一个风云激荡、大浪淘沙的时代,多少大事在不断发生,多少人物站在风口浪尖,多少英雄在引领航向,亿万群众卷入历史的风云。人民和英雄共同创造着历史,而有谁在书写宏大的史实?恰如捷克记者基希所说:“这正是报告文学的时代。”

荷马史诗和司马迁的《史记》,为人类留下了书写人类古代历史的鸿篇巨制,光耀千古。但那不是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是近代工业社会和新闻事

业兴起之后产生的新兴文学样式,研究这一种新兴文学,是当今文艺理论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正是本书的主题。

参考文献

- [1][美]班德等. 社会现实主义与心理现实主义之异同. 谢胜建译. 外国文学动态, 1984(9).
- [2][德]梅林. 论文学.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3][美]霍洛尔韦. 非虚构小说的写作.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
- [4]茅盾. 不要误解了报告文学. 文艺阵地,1937(1).